

第一回 棄浮名館求佳麗 游玄墓詩種錯緣

詩曰：

四海春風一曲琴，天涯類聚自相深。

青尊原為酬游志，白眼何須學苦吟。

俗客應難諧益友，癡情還許付知音。

不謀顛倒姻緣簿，翻教才人錯用心。

話說嘉靖年間，有一甲科，姓石名昆，字良玉。乃河南開封府人。因年幼失偶，堅執不娶。直到五十歲上，念無子嗣，裡人勸他娶了個填房李氏。不上一一年，生有一子。這日，良玉夢一神人，賜古墨一錠，雕畫金龍，外包著錦繡雙鳳絹兒。雲此墨乃延川石液所成。良玉得墨驚醒，聞生此子，不勝欣喜。

又見眉清目秀，容貌不凡，回思夢中之言，知兆應在此，就取名為液，字延川，珍如珠玉。

養到五歲上，教他攻書，凡左傳、史策，過目成誦，如舊物相逢，毫不作難。八九歲成文，十一歲時即入泮宮。入泮之後，父良玉選為江南蘇州府理刑。就將家眷並此生隨帶上任。

凡百內務，俱著此生照管。不幸良玉官未一年，竟先辭世，後李氏亦嗚呼。

餘下石生一人，帶領管家，就在蘇洲離城三十餘里，買了一所宅子，設喪陳祭。及丁憂服滿，此時石生，詩詞歌賦，諸子百家，無不精通。為人喜友好義。揮散宦資，以為冀土；浪結知心，就當性命。每日作文賦詩，會客聯社於宅中一池亭上。

那朋友見石生神清氣爽，風流豪俠，都起他一號，叫做池齋先生。

豈意三年之後，家業盡為逢迎散去，人情亦隨錢穀疏薄。

石生閉戶落落，忽於詩文之餘，因歎口氣道：「丈夫稟陰陽之氣而有身，賦萬物之靈而成性，必須讀古人已著之書，繼古人未發之旨，使吾性與古人相守，與後人相接，方稱我生不負。

必須得個才女，白頭吟哦；得個俠士，終身嘯傲。使吾內有琴瑟之歡，外有膠漆之樂，才成百世良緣。奈何年已當冠，父母又經早喪，親戚無靠，止餘一表兄，姓李名景文，字穆如者。

雖是先母嫡姪，卻在北京順天府癢。日前見了些女子，皆是有才不能貌，有貌不能有才的；結了些朋友，又是知面不知心，善始不善終的。且世人盡皆肉眼，不識卞璞。」說罷，自己不覺墮不淚來。自此欲適城市，反著破碎衣服，故令市井之徒，大驚小怪。石生總不介意。

一日，有個友人姓懷名古，字伊人，是石生舊日同社，住居與石生相近。乃勸道：「吾兄雄才博藝，當今無二，何不番正業，轟轟烈烈，將平昔之文，行之於世，使眾人一見，自稱奇才。」石生因聽其言，將家藏自己新作，並批選古人的舊集，盡付之坊中。未幾刻出，東西南北，負價者來如雲集。不論遠近地方，皆知石池齋是個才子。就是過往鄉紳士民，也沒個不求文事。

石生自才名一倡，終日營營逐逐，不以為樂，反以為苦。

一日，聞得懷伊人要上河南他表親處打抽豐，遂請相會，思量謝名，作伴同行，到舅家借看表兄為名，隨遇覓訪才女。與懷伊人正在躊躇間，見一管家，手持一書，還拿了二十兩一封銀子，送上道：「這是揚州梅翰林家下來的請書，這銀子是折聘禮的。」石生接過書，取開看時，乃是一個請啟，一個關書。

關書上道：

鄉眷弟梅深頓首拜請大三元池翁石老師台，教訓小兒待臘。

每歲奉酬館穀銀三百兩，節禮外具。幸毋負托，叨愛不盡。

石生看罷，見下一鄉字，知梅翰林也是河南。遂對懷伊人道：「這事可去與不去麼？」懷伊人道：「甚是該去。吾兄尚且無因他往，要訪才女，揚州乃風流古地，正當借館以圖佳麗。」

遂喜對管家道：「梅老爺人可在外邊麼？」那管家道：「梅老爺管家現在外邊。說他叫王文，他老爺叫做梅嶺徹，因告假在家，前在玄墓觀梅，訪得相公是個才人，故到家即著他請相公處館。」石生道：「可知他學生多大了？」那老管家道：「聽得他與外人閒講，說梅老爺只有一女一子。子年尚幼，卻不曾說出年紀數目。」石生道：「即然如此，不必寫回書，可封一折飯禮兒與他。回他先去，我大約不過數日即去赴約。」那管家領命去了。半晌進來回道：「梅老爺管家已去。折飯禮兒收了。臨行甚是叮囑，叫相公不可失約。」石生聞言收了聘儀，不勝欣喜。

當日留懷伊人飲酒，要擇日一同出行。酒未數巡，懷伊人道：「吾兄借出遊以訪才女，固是高人舉止，但恐此處文事，一時不能謝絕怎好？」石生道：「小弟素性懶於名利，前因懷兄忠告相勸，致於今日，亦是不得已應酬。昨有兩篇序紀，俱草草成。今日所來，已經回過，脫然無累，就是明日即可同行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小弟行裝皆打點停妥，只是明日，恐非吉期。」石生遂叫一書童柏兒，取曆日過來與懷伊人選日。懷伊人接過看道：「明日乃正月十七日也，俗云，七不往。直到後日方是出行吉期。」石生愀然近座道：「出行固要選個吉期，但明日不去，又恐他方紳士拜索筆墨。這番纏擾，卻如何處置？」

懷伊人銜杯半晌道：「有了。此時春光明媚，玄墓古香亭梅花甚開，四方遊人詩士，雅集甚多。明日小弟稍備杖頭，請到玄墓少敘。一以卻拜訪之人，一以領梅花之勝，豈非兩全妙計。」

石生聞言大喜。二人飲至夕陽西墜，懷伊人方辭回去。正是：

閉戶談心休對俗，尋幽酌酒必須花。

到了次日，懷伊人在太湖叫了一隻游船，定了兩個吹唱。

吃過早飯後，坐在船上，遂叫管家去請石生。不一時，石生帶著書童柏兒來到。二人相見禮畢，管家擺上酒肴，就叫開船。三懷兩盞，飲了一回，吹唱一回。懷伊人道：「若依吾兄昨日之言，捨此而去，不獨今日無此一役快樂，且為梅花開。」

道：「梅花骨秀神清，苦於耐寒，陽回氣足，復能魁春，乃酣養貞守之士。弟因蝸角淹留，不知以其大者圖之，倒不怕為梅花所笑，恐為梅花所恥耳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吾兄今日謝名，借處館以訪才女，可謂貞守矣。況今秋鄉試，明春會試，聯捷在舉步之間，梅花何恥之有。小弟雕蟲小技，且丁母憂，明年此時，吾兄著錦衣歸來，弟相會抱恥，又當何如？」

二人正飲酒閒談間，聽得簫鼓如麻，歌聲聒耳。石生叫人把兩邊垂簾捲起，見玄墓已在面前。岸上遊人如蟻，皆傍梅嶺而行。石生同懷伊人一見，心朗意徹，如一幅春景山水相對。

懷伊人向石生道：「此處有佳勝，即俗子市兒，也勉強扭捏兩句歪詩，以酬青帝之意。吾兄名手，斷不可無詩。」隨叫管家取上筆硯箋紙，擺在案頭。石生也正動詩興，又見紙筆現成，便笑道：「請懷兄先為倡首。」懷伊人道：「今日吾兄是客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研墨。石生取過紙，提起筆，向硯池蘸得飽飽，正待要筆走龍蛇，紙透雲煙，把春風花鳥搜索一番。

忽見管家進艙報導：「田相公在岸上。」懷伊人不悅道：「他怎知我在此處？」管家道：「方才在簾外見相公說話。」懷伊人尚不動身。只聽岸上高聲叫道：「懷伊兄如何偏背小弟至此要子。」懷伊人只得叫住了船，欠身相邀，迎進艙門。但見這人：

頭戴一頂鴨嘴紗巾，身穿一件墨色布衫。年紀只有三十，面貌卻似百歲。口擁荒須，形容不甚儒雅；腳登朱履，強勉賴做斯文。規規矩矩，妝成許多道學；遮遮掩掩，全見一味老誠。

三人相見，禮畢分賓而坐。石生向懷伊人問道：「此位尊姓？」懷伊人道：「姓田，字又玄。與小弟舊曾處鄰，近居城市。」懷伊人又轉身對田又玄指石生道：「這就是敝同社石兄，道號池齋者。」田又玄聞言，忙向石生打恭道：「原來就是石公祖令郎，久仰久仰。」敘畢。傍邊管家添上鍾箸，大家同飲了數杯。田又玄就像個不飲的意思，再要斟他，只是告減。

石生道：「田兄，加敬一杯。想是見棄小弟，在這邊故此不飲？」田又玄高聲回道：「豈有見棄之理。不瞞先生講，昨日，徐州一個鐵不鋒兄，慕小弟之名來訪，同本處一位白兄，齊集古香亭觀梅。忽然詩興發作，做了一回詩，不覺暢飲，因就玄墓歇下，今日尚有餘酒未醒。」懷伊人接口道：「酒不肯見愛，同敝社友做詩吧。敝社友方才愛玄墓這段好景，十分留意春色，以梅花為題，正在揮毫之際，不期相遇，卻好酬唱。」

說罷，叫管家又取了一幅箋紙，命石生、柏兒捧硯磨墨。

田又玄慌了，把幾杯酒蓋著厚臉，假托看著柏兒道：「此子甚是青年，倒擅磨墨，是懷兄家的嗎？」懷伊人道：「不是，是敝社友之僕。」田又玄笑道：「果然有好主必出好僕。」又問柏兒道：「你多少年紀了？」柏兒道：「今年十六歲了。」

田又玄道：「你可識字嗎？」柏兒道：「我不識字。」田又玄只管絮絮叨叨，問他東長西短。懷伊人道：「想是墨已濃了，田兄不要閒話。」

田又玄諒著這詩難免不做，反強勉堆下笑容，脫帽露頂，談今論古，胡亂講了一回大話。

提起筆來，也不讓人。搖頭戰足，咬指托腮，做了半日醜態，捏成一首。放下筆，將詩箋拿在手中道：「弟已告成，候石先生、懷兄韻成，一齊同看。」懷伊人道：「石兄在此，小弟不敢放恣。老兄轉候石兄吧。」石生聞說，提起筆來，如探囊取物，寫了一首。遞與田、懷二人。詩道：

一片冰肌接水光，羞隨紅紫獨為芳。
東風團月連雲瘦，春色籠煙徹骨香。
減卻離魂空著恨，銷殘清粉更成妝。
當年高士今何處，值此遊人總斷腸。
池齋石液題

二人看罷，但見雲箋與花柳齊飛，翰墨共春光並舞。連聲叫妙不止。石生道：「小弟信筆亂書，實皆俚談，何以當得二公大贊。」田又玄正色近座道：「其實做得好。若有字眼下得不妥，小弟從來最不瞞興，就要把弊病一一說出。這詩做得不但順口，且起頭一句，『一片冰肌接水光』，把梅花比做冰，冰者白也，梅花又是白的，這就妙起。第七句下個『當年』二字，當年者，尚論也，又是遠想的意思。先以目前寓景，後以古人作證，乃真才實料，恰像唐詩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原是拋磚引玉，請佳作代為遮丑。」懷伊人雖與他相認，不過舊曾處鄰，並未曾與他文墨往來，也要看他詩句。就將手中詩取過，同石生一看，滿紙糊塗，字如牛毛蝦尾一般。詩上寫道：

南枝才放兩三花，雪裡吟香弄粉些。
淡淡著煙濃著月，深深籠水淺籠沙。

石生看罷，知他是抄寫前人白玉蟾的詩句。不好說破，故作贊賞。懷伊人不覺露出一聲道：「這詩做得雖妙，念來就如熟的一般。請再詠四句，以成七言八句如何？」田又玄忙回道：

「這詩皆從心窩裡發出，所以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若是有些假借，便自己的意思，與古人的意思，兩相隔絕，朋友讀著，自然律不和聲，詞不順口了。且有意思的人，作詩只可一首。再做一首，就為恃才妄動了。豈不知古人說，一之為甚，豈可再乎？」懷伊人又道：「這詩細細想來，倒與當時白玉蟾《梅花》詩有些相同哩。」石生笑道：「想是田兄與古人暗合。」田又玄亦大笑道：「好個與古人暗合。小弟自幼在父師面前，逢會文作詩之期，往往拿著筆，如行雲流水，不加思索，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。自不知出自何所。間有父師道『這是某人舊文』，究竟自己也不知道。石先生所言『古人暗合』四字，此乃到言也。即如昨日有個不通的女子，做了一首詩，貼在玄墓古香亭上，也是詠梅花的。觀者如堵，並無一個敢上前和她。」

就是小弟走上，隨意略寫幾句，眾人一見，驚得掩面伸舌而去，難道那詩也是白玉蟾的不成。」說罷，又向石生道：「小弟胡說而且亂道，先生幸勿見笑。」石生道：「常言『俗子位中留不住，才人到處有逢迎』。田兄既有這般大才，何患弟輩不甘拜下風。」懷伊人亦詭道：「田兄之詩全無假借，適才是小弟之戲談。我自罰一杯吧。」遂吃過一杯，又向石生招飲。

石生手執酒杯，心下想道：「此人說甚麼不通的女子，必竟是個才女。」停杯向田又玄笑道：「適所言佳句，與那不通女子詩，可還在古香亭上嗎？」田又玄道：「豈有不在之理。古香亭乃梅林之大觀，亦詩人之雅聚。凡遠近遊人，往來無阻，任其飲酒賦詩。石先生這詩，到那裡也貼將起來。小弟詩現在東粉壁牆上，少不得同去現丑一番。」石生聽了，一心要上古香亭看那女子的詩，酒也不吃，就叫放船前去。一陣清吹低唱，穿湖而入。行末一箭之地，但見：

亭台聳起，人人筆弄清香；粉面參差，個個鳥喚提壺。

對客開樽，錯怪浮生如夢；臨波停泊，亦信春光似畫。也有各攜杖頭，借景陶情；也有獨抱琵琶，逢場作戲。

石生住了船，同懷伊人、田又玄，叫管家攜著酒肴，帶著吹唱，一直上山。行到古香亭上，舉頭一望，滿壁皆詩，不及遍覽。轉過東粉壁牆來，田又玄即指道：「此是小弟拙韻，上面是那不通的女子胡話。」石生微應，同懷伊人先看田又玄詩道：

嬌似雪花白似鵝，枝枝開放向前坡。
占他春景氣癡我，累我吟詩惱殺他。
一朵扭來堪插髻。連根拔起可燒鍋。
明朝只怕山風起，雪打群鵝飄滿河。
春日同鐵不鋒白隨時作也石生看罷，同懷伊人忍笑不止。

田又玄道：「這詩何如？」石生同懷伊人道：「字字典雅，句句新秀，果稱絕技。」田又玄喜道：「可有些老杜氣味麼？」石生道：「全是杜體。」田又玄又指那女子詩與石生看道：

玉笛吹殘花復生，別離歌曲動江城。
遙依南嶺應傳語，笑倚春風巧耐情。
雪照疏林酬意冷，夢回東閣旅魂驚。
相思罷吏難歸去，載酒空餘索杖名。
凌春女子題

石生看罷，魂靈飄蕩，神思恍惚。暗自想道：「世間有如此女子，豈不令男子羞死。念了一回，復低聲玩味一遍，玩味一遍，又高聲朗誦一回。徘徊眷戀，情生肺腑。懷伊人亦仰面嚼咀。田又玄用手扯道：「這女子詩一味糊塗，當不得細解，就便解出滋味，也不過是個女流。」說罷，將石生詩箋貼在壁上。又道：「我們且席地飲酒，叫吹唱起來賞鑒梅花，不可有負春色。」石生同懷伊人只得錯落就坐，各斟滿飲。石生手拿著酒杯，心下沉吟半晌，恍然如失，就要起身告回。

時天色將暮，田又玄宿酒已醒，正要拚飲。見石生要回，對懷伊人道：「主人之意若何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既石兄要回，聽其自便吧。」田又玄笑道：「這是主人慳吝，輸不起酒資了。」懷伊人道：「非小弟慳吝酒資，因明日石兄有廣陵之行，弟亦有河南之往，久已相約，恐今日過酒，誤了明日吉期。」田又玄道：「明日那裡去得成，就是要去，少不得弟備薄錢，屈留一日玩玩。」石生口中辭謝，定然要回。懷伊人同田又玄遂吩咐管家，將酒肴攜在船上，三人復下山上船。田又玄別去，石生同懷伊人一路飲回，各皆無言。到了岸時，懷伊人並眾別去，石生帶著柏兒回家。懷伊人臨別道：「石兄明日須要早起。」石生悵然回道：「明日再為商議便了。」正是：

無端才思相關切，落得遊人滿面愁。

卻說石生，別懷伊人歸家，一心想著那女子詩，如怨如慕，不禁動了個尋訪之念。到次日，廣陵之行告止，寫了兩書，一封托以酒病。令懷伊人先行；一封書煩懷伊人帶至河南，問候表兄李穆如。正要著人送去，不期懷伊人帶著管家、行李，收拾齊備，到石生處相邀同行。

石生聞得，請進書房，相見過，懷伊人笑道：「昨日田又玄做那樣胡詩，反笑那女子不通，真實可恥。」石生令懷伊人坐下，回道：「鄙俗小輩，狂妄無知，何足掛齒。」柏兒少頃奉上茶來。二人茶罷，懷伊人道：「小弟即刻就行，吾兄為何不收拾行裝？」石生道：「昨日弟見那凌春女子詩，丰神逸逸，落筆不俗。弟思想起來，正是良緣覲面，還要往甚麼廣陵訪問才女。懷兄且先行吧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吾兄此意，是不往梅老先生家赴館，要在此訪問這女子麼？」石生道：「弟就去赴館，也不過為此，豈可才女咫尺，反教錯過。只是有一書，動煩懷兄帶至河南舍表兄處，感愛不盡。」懷伊人接書道：「自然領命。但吾兄訪這女子，在此淹留，恐他人又索筆墨，以致兩誤，不如同行吧。」石和愀然道：「弟假以抱病謝交，他務自卻，懷兄不必過慮。」懷伊人作想道：「兄計固好。弟欲停裝暫為效勞，此時不能奈何？」石生道：「若懷兄有此意，弟當終身佩德，恐懷兄不肯見愛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弟心有餘而時不逮了。苦今日不行，錯過吉期，後來未必有此佳辰。」石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弟不敢苦留，恐誤前途之事。懷兄且長行吧。」懷伊人只得悵然而別。臨行道：「吾兄當斟酌謀為，弟不日即得會面。倘若這女子訪問不著，還赴梅老先生之館要緊，恐失他人之約，惹人談論。」石生唯唯應諾，隨即打發懷伊人長往，要訪這凌春女子。

正是：

原為情而去，又被情所擾。
不是浪用情，天下知情少。
不知石生訪這女子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